

奇島

林語堂

奇島

林語堂



林語堂 (1895—1978) 福建龍溪人。原名林和，字和聲，毛筆名。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，畢業後在清華學文學系。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。1923年獲博士學位。曾任北平大學和英文系主任。1924年後為《新青年》任文藝編輯。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。1935年任駐日大使。1935年後，用英文寫作《吾國與吾人》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。1944年曾一度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授。1952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授。1975年獲頒

第一章

尤瑞黛有种飘浮的感觉，没有任何发热的症状，她觉得像在做梦，而又知道那分明不是梦。

她宁可叫自己相信这一切不过是个梦，那她就不至于那么惨了。手腕上因那天在沙滩上摔跤而来的擦伤，现在已经变硬为一片蓝紫。这些伤痕让她知道，她并非在某个天堂似的地方活过来——比如说，金苹果园地吧。不，她仍在尘世上，在一个两周前她与保罗在例行工作中发现的小岛上。他们还曾经开了香槟庆祝这个发现——在他们单调乏味的地学测量工作中，这可是无上光荣的一笔呢！

她深情地注视手表，那是一个复杂的机件，有四个刻盘和五个指针。这只表是地学测量会所属的民主世界联邦所赠，作为感谢她对安地斯山所作的卓越而宝贵的服务的一项礼物。表的背面刻着：“致芭芭拉·梅瑞克小姐，感谢她在民主世界联邦世界粮食健康部门，为地学测量所做的勇敢拓荒工作。西元二〇〇三年，五月二十二日。”

（她在这岛上生病复原之后，为了岛民的方便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尤瑞黛。因这岛上的居民大部分出自希腊祖系。）日历表是她旅途中得到的最实用的一件礼物。现在表上明确地指示出二〇〇四年，九月十八日，星期一。她再次重复地向自己确定她降落在中太平洋上的一个奇异的岛上。这个岛是她这一时代的人从未听说过的。她清晰地回想起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，他们如何离开智利海岸的圣菲利浦，平稳地飞行，夜间的着陆和她同事也是未婚夫的保罗之死，以及第二天紧接着来的大葬——再往后就是一片空白了。她一再想这些事情，试图把他们吸取在记忆之中。她不愿将她的处境戏剧化，那与她俄州人的个性不合。她真恨绕着这些想法打转——她是孤单的，是个永远的

俘虏，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，回去的希望渺渺茫茫。唯有周围环境非常的变化，才能使她的回去变为可能。

她在火化保罗遗体的小丘山昏迷过去，一直昏迷了二十四小时之久。在后来经常昏睡的衰弱日子里，一种不真实感经常困扰着她。南太平洋中的泰诺斯——保罗和她的发现。但那也可能变成真的——她可能在那次坠机事件中死亡——这种想法纠缠着她。她现在在岛上所看到的生命，是她重生的世界。没有人能说出死后的生命是什么样子，也许就像她刚离开的世界，只不过更好，更多愉快的色彩，更多的祥和。对了，“祥和”，就是这个字。只要是个安详宁静的世界就是一个天堂。或者说，好得足够当一个天堂了。民主世界联邦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安详的世界，这也是她全心献身工作的理由。她是在做梦呢，或是实实在在还活着？直到她喝了点汤，她头脑才清楚了些。而且，那些狂野的恐惧和幻想也消失了。她感官的接触得到了印证。毫无疑问，她是活生生的。只是她周围的生活太新奇、太意外、太陌生了而已。

天空更蓝，爬满在小屋外墙上的九重葛，颜色更鲜、更浓，简直紫得放肆。这还不算奇怪，图中黄色的香椽，树皮厚厚的，顶端狭长如半屈的手指，形状怪得吓人，也大得吓人。从她的床上，她可以看见早晨海面上的乳白光晕。几只渔船点缀其间，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出。如此安详和宁静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整个景象，静止得像艺术家在瞬间捕捉的画面，成为永恒的静止。在那一刻，整个海洋像一片乳浆，又像淡蓝色浓稠的溶液，在一片银光中静悄悄的，微风掀不起一丝涟漪。幽暗的船影和它们投射在水面上的强劲线条显得醒目而强烈，就像大师笔下的浓黑和暗褐。再望过去，远处像一系列闪耀在阳光下的猫眼石，渐渐变为雾般不可辨的乳白而消失在远方地平线上凝固的云层中。

她出汗了，大半由于空气中有一股微温而不是来自她自身的热度。空气中有着微弱难辨的虫鸣骚动，反反复复地令人昏然欲睡。时而划过鸟短促而尖锐的叫声，或白喉鸟的鸣声。她住在岛上偏北山脊上的一栋房子的底楼，俯瞰着深深的溪谷。那里有条河，把山脊上疏落的房子和斜向大海半里外的陡坡隔开。底楼的房间在白天比较凉快。两边开着窗，可以望见山泉下泻的迷人景象。悦耳的水声，像远处学童嬉戏的声音，在一阵午后的雷雨过后，声音变得更大。这种短暂的阵雨，只不过维持一时半刻，是岛上天气的固定现象。能将空气中和道路上的尘埃冲洗得干干净净。阵雨后，她自午睡中醒来，带着好玩的兴味，她凝神谛听着不同曲调的音乐。树梢上的树叶轻轻抖落下一串串水珠，滴进下面院子里的池塘里。这些纷扰的声音渐渐静下来以后，通常有两三股有规则的、有节奏的拍击声。各有各的间歇，可能一种比另一种快些。时而一齐唱和，时而错开。时而拉长声音，时而又互相追逐起来。

她从床上半支起身来，她可以看到阴影中的山楂树叶，沿着河的两岸生长。波文娜，一个本地少女，会进入溪水来个午后游泳。她褐色的四肢，她的长发，她闪亮的眼睛和她带着全然自然的姿态所做的裸露，其中所流露出的单纯，这些都使她入迷。偶尔，也有其他的妇女像森林仙子一般在河的上游出现，同样地身上毫无遮掩。她在智利海岸与秘鲁边境的经验，已使她习惯于不同人群的奇异的举止和方式。她早想到这镇上周围有热带林、巨大的杉木和橄榄树。她早该料到这些的。

不，橄榄树该是个例外。那天是个令人困扰的景象，而且不是唯一的一种。在她因惊吓和疲惫而来的昏睡日子中，她还以为她是在某个古希腊岛上，或在阿加底亚的世外桃源里，或阿提卡平原的某个地方。她曾奋力抗拒这种想法，从她后面的窗子望出去，可看见巨大岩峰下的丘陵上，罗列着橄榄树叶和牧人的白色方形小屋，其间还有吃

草的羊群，这些的确给人十分希腊的感觉。她觉得不是这个小岛疯了，就是她自己神志不清了。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名字，艾玛·艾玛，她是与她同住的美国女人，据推测好像是个人类学家。一头白发掩藏在巨型笔记本后面。为什么一个美国女人把自己叫成艾玛·艾玛呢？那是希腊文里的 M.M。这儿所有的东西都带有希腊风味。

还有位叫利斯帕思的医生，从她生病以来，每天早上都来看她。他是个矮矮壮壮的家伙，总带来一束金盏花和一瓶淡橘色的液体给她喝，向这位移植的现代医生抗议也没用。尤瑞黛非常不信任他，谁能信任一个敞着胸口，看来粗野，永远挂着半像白痴的微笑和口操半古语的医生呢？他眼中没有怜悯，也没有一丝关怀病人福祉的迹象。他就带着那瓶自称是药的东西进来也不问她的病情如何，对她的问题也毫不在意，只是傲慢而粗鲁地叫她：“喝下去！”然后就和艾玛·艾玛谈起正飞临这个小岛的各种麻雀和鸚鸟——利斯帕思医生还是个鸟类学家呢！他可是对鸟类学比对病人还要更认真，“喝了它！”他说。他简直没有一点医生的样子，他甚至很可能连他的职业都不信任，他对病人毫无用处。

尤瑞黛自艾玛·艾玛处得知，在这岛上，病会自己痊愈的，不管吃不吃药。连利斯帕思都这么说。她开始怀疑那淡橘色液体了——可怕的医生处方的可怕的东西。他说如果她不服他开的药，他就要替她放血了。他说他是不随意替人放血的，尤其是对这么美丽年轻的女士。“这个美国女人，真漂亮——像黛安娜一样，难道不是吗？”他以他支离破碎的英文说。这话听来真舒服。希腊语的音调总是轻柔、安逸和悦耳的，还有在每句话后面加上“不是吗”的优雅习惯。好像某人正在从事，或正要陷入一长串的哲学问题，以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思想的本质。这神秘的字眼蛊惑着她。任何女人都将乐意走出病房，告诉她朋友说她被医生放血了吧！

利斯帕思医生离开以后，她问艾玛·艾玛说：“什么是放血啊？”

“放血就是将你的血脉割开。”

“我的血脉？”

“是呀，你的血脉——血管。”

“哦，我懂了。”尤瑞黛说着，倒抽一口冷气。这个念头不断地往她脑袋里钻——模糊而不确定——医生要放她的血。不，她宁可做个乖孩子，喝下那瓶邈邈药。

尤瑞黛怀疑那橘色汁液是种春药，因为她很清楚地听到他和艾玛·艾玛的谈话。她衷心希望那不是使她爱上那个矮胖、裸胸和卷胡须医生的媚药才好。不管她身在何处，她看到、听到或想起的总是与希腊有关的东西。希腊人似乎取得了“爱”的专利权——从爱情之药到哲学，不一而足，还有媚药！希腊人真有那么多爱情吗？那橘色汁液有种说不出的怪味道，对她颇有效。她觉察到，它能使她平静，使她恢复愉快。通常她喝完药后，头脑就清楚多了。

坦白说，她曾昏迷不醒。如果她在这儿发现了野蛮人，甚至食人族，她都不会太吃惊。但为什么她发现的竟是个欧洲人的殖民地呢？快乐，知足，文化程度高，显然没有战争的干扰。她突然想到，如果没有战争的阴影，而过一种快乐、无忧和简单的生活，这也许是现代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理想的可能发展，并能脱离现代文明中自我的复杂和冲突。自从一九七〇年她出生以来，所听到的尽是战争和战争的威胁。这个殖民地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谁策划的？这个自称艾玛·艾玛的美国女人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一切的一切都不太对劲，

她觉得身体稍微好一点时，这种不真实感就消逝，她又恢复正常了。但到了半夜，这些疑虑又再度袭来。

她曾读到过，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丛林中的某处德国和奥地利的殖民地，完全被世人所遗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却被几个飞行员所发现。他们与世隔绝，根本不知道世界大战这回事。当地的女人被问及最需要的是何时，答案竟是一部新的碎肉机。一九五三年，英国当局在马来亚重新殖民的时候，在丛林中发现一个中国人的殖民地，已经遗世独立了二百余年，他们只约略听祖先们谈起过大海，他们仍读《论语》的手抄本。希特勒投降后，一艘德国潜水艇连船员一起失踪了。十五年后，人们才发现他们已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小岛上建立了殖民地，与当地土女结婚成家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也毫不关心。也许泰诺斯就是这种奇异的殖民地之一吧！在战乱的环境中形成，完全被世人所遗忘。

是的，她知道自己没毛病。身心完整无伤，只不过受了最近事件的惊吓和在这岛上所见男女的穿着和风俗，再加上保罗的死，这一切使她一时承受不了而已。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她以前所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，难免给她带来古怪、不稳的印象。也可以说，此地的秩序和平太令人不解。她仍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自己，再找到自己的方向。

说不定她发现泰诺斯，会有一番新奇和刺激的遭遇呢！

第二章

她还没有完全复原，躺在床上，她试着将过去几天来所发生的事，一件一件地拼凑起来。

“卡美，卡塞，卡太。”她记得自己病重时，躺在床上不断地重复这几个字。葬礼的仪式，音乐，歌舞，身穿白袍，头盖白纱和袒胸露肩的美女——非人世所有的七弦琴声，仿佛来自阴间的迷人乐曲，还有琵琶和小提琴的声音——这些片段段的影像，模模糊糊飘过她的脑际，像梦境般不真实。怎么会有小提琴呢？是谁带来的？自然不是遇难的水手，也不会是逃避原子弹的难民在匆忙中将它收拾起来的。她学过希腊文，离开大学后就全忘了，也许是藏起来了，现在却有小部分自她潜意识中浮现。在大学念过的希腊文中，这串字特别萦绕在心头——卡美，卡塞，卡太，她喜欢这串字。我静静躺着——你静静躺着——他静静躺着。听起来好慵懒、好迷人。她曾在礼拜天早上，懒在床上直到十一点，反复地念着这几个字，心里有种奢侈的感觉。那时候，她和她的同学老爱说：“我瞌睡兮兮的。”她说的意思就是昏昏欲睡。

只不过是四五天前，她还是芭芭拉·梅瑞克。她和保罗同在智利村庄的一个孤立前哨站工作，他们的工作有时需驾机在空中，以四方格的模式测量这一带所有的陆地和海洋。这个工作逐渐变得单调、机械化，后来还显得愚昧。当然，在这地区没有岛屿——有的只是几千万平方里的海水。有一次，他们飞行到三千尺的高空，下面的海洋密布着泡沫般的云层，能见度很低。从云缝中，只看见一片片紫蓝的水面。为了安全的理由，保罗坚持这个高度。他们木然地拍了几张照片。在回圣菲利浦的途中，他们发现其中有张照片上，有极暗的阴影露在云层间，可能是林地或水面，四周是海岸线，突出在一圈色泽较浅的阴影中。在浓黑的部分，有些很小的白色直线，分布在三四个不同的点上，那可能是某种石造的房屋。如果那是个小岛，甚至可能是能住的或已有人住的小岛，也是他们日渐烦闷工作中最刺激的一大发现，他们可有些新鲜报告送给世界粮食健康部了。当然，非等到他们完全证实了他们的发现，他们是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。

尤瑞黛清晰地记得，那夜他们起飞的时候相当兴奋，如果小岛确实存在，他们将在第二天太阳下山前飞过该岛。第二天，当亚热带的太阳在他们面前缓缓沉下海面时，他们抵达了。起先是一阵兴奋，然后是一阵迷惑和恐惧。上面也许有食人族呢！尤瑞黛记得保罗调整了他的安全带，还将手枪的扳机扣上了。那样子看来蛮好笑的。保罗不是军人，他是个科学家。他低飞了三小时，绕着小岛转了又转。从飞机上看，这个岛像趴着的章鱼，伤了手脚，有着锯齿状的海岸线，部分外缘有更小的岛屿围绕着，西边和南边有珊瑚礁罗列着。小岛本身是一大片的林地和牧草，中间是一座平滑的圆形石峰，相当高，在西沉的夕阳下闪着红紫色的光辉。

毫无疑问，小岛有人住。上面有白色的小屋，一些大点的方形建筑，充满廊柱，是由凝灰岩造成的。他们惊异极了，拿不定主意。小岛不该在这儿的，房子多少说明了某种程度的人类文明，一种未曾听说过的文明。然后，在飞第二圈的时候，他们又发现在海岸外停着几艘渔船。但是，虽有这些迹象，这小岛却一片死寂。城中心掩盖在丛生的植物中，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保罗决定低飞，来把全岛的人吵出来，看他们尖叫着跑向户外。结果似乎连一个活人也没有。

他们决定在礁湖岸边降落。他们骇然发现，竟有成堆的尸体散布在沙滩上。飞机的引擎以缓缓下降之势呼呼转动着，试探性地掠过水面，准备一看见林中有子弹或长矛射出来时，他们就飞走。他们安静地着陆，眼睛望着四周，耳朵保持警觉。一片死寂。他们继续留在机舱中，随时等待任何事情的发生。沉默令人费解。居民一定看见他们了，黑暗的灌木叶后面是否有一双双眼睛向外偷看呢？保罗疲倦了，尤瑞黛的心像村子里的帮浦一样，扑扑直跳，显然没人注意到他们。

夜色降临岛上，带来了虚伪的安全感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很高兴被仁慈的夜所掩护。他们得做些什么，他们也实在太累了。谁知道呢？

也许岛上的居民很友善。慢慢地，他们壮起了胆子从机舱中走出来，呼吸着岛上的新鲜空气。他们无法探险，黑夜中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极目所望之处，一盏灯也没有。单是这一点就非常奇特。两人一起在无人的世界里默不出声。保罗突然爆出一阵大笑，尤瑞黛也笑出来了，整个情况把人逼得要发疯。然后保罗又有意地发出一阵笑声，其实是一连串的咆哮。保罗害怕了，任何人都会害怕的。岛上的居民为何不开一枪什么的呢？这样他们至少知道该做什么——爬回机舱，立刻飞回无边的夜色之中。

但是什么都没有，礁湖水面在温暖、芳香、半明半暗的亚热带的黑夜里闪着金属的灰光。那晚，他们就在飞机下过了一夜。

保罗把枪带来真是一个错误。尤瑞黛只记得，他们第二天早上站在城市的入口处，离喷泉大约几百码，上头是枝丫交错，树须垂地的红树，保罗咻咻地挥舞着手枪，使他的样子看来可笑。在他们面前，是一群长着胡子的半裸男人围成半圆，其中还有几个女人。保罗很紧张，尤瑞黛站在他旁边，可以听到他粗重而短促的呼吸声。居民的面孔很阴沉，冷冷的很不高兴。

其中一个人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狠狠盯着保罗。

“把那玩具放下来！”那人说着很好的英语。

保罗该高兴的，可是他并不。也许他是被外表奇异的居民吓坏了，一些居民穿长袍和凉鞋，有些人穿衬衫和短裤，他还是挥动着他的枪。

“把那玩意儿放下来！”那人又说。

尤瑞黛站得很近，她轻轻地把他手里的枪放下去。保罗松了一口气，他把要命的武器慢慢放回枪套里。

但是，无论有没有枪都不会有多大分别。那人走上前，他们握了手，那人说他叫格鲁丘，是美国人。居民们还算客气，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，一种对不受欢迎的客人的友善。接下来的是一连串问题与回答，保罗向格鲁丘解释他们的身份和正在从事的工作。

这时，一个名叫劳思的人走上前来。他能说流利的英文，而且还带点学者风味和希腊口音。他们被带到广场上，在一家餐馆接受招待。他们和劳思与格鲁丘一起吃午饭，劳思对他们的工作提了许多问题，侍者送来当地产的红酒。一大群男人、女人和小孩挤在广场上，显得非常兴奋。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像外星来的怪物一样。

保罗和尤瑞黛现在放心了，事实上他们对这块殖民地的发现还显得相当热心，相当快乐。格鲁丘也变得非常友善了，他说他名叫玛尔士，是个名喜剧家的儿子。没人知道他是否在戏弄他们，反正真假也无所谓。格鲁丘以前是领航驾驶员，飞机于降落此岛时坠毁，他是唯一的生还者，所以他在这里。他快乐吗？非常快乐。难道他们没看见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吗？

格鲁丘，一个肩膀厚实的大块头，爱吹牛，话多，友善又虚荣，喜欢在女士面前出风头。他为她们服务，带她们逛街。不，他们不该想要离开，在上帝的乐园里多待几天又有什么关系？唉！连阿拉的乐园里也找不到更美的黑眼女神呢！劳思吩咐酒店主人琪隆说，楼上有间房间，他们可小睡一小时——他们该休息一会儿的，飞了那么久。午睡之后，他再带他们到内陆湖去。保罗见过公开的裸浴吗？他是指地中海式的公浴。哦，他什么都还没见过。

尤瑞黛想起她第一次到湖滨的情景，那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“仙子戏水图”！她几乎不能相信她的眼睛，如果说岛上

年轻的女孩习惯于露上半身，她并不惊奇。可是现在却有六七个少女在深浅不同的水中嬉戏，全都是一丝不挂的。格鲁丘是个游泳好手。

“下来吧！”他在水里大叫。

午间的闷热，使清水格外诱人。保罗脱掉衣服，随他跃入水中，尤瑞黛觉得有趣极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就上岸了。有两三个女孩也同时上来了，就在高大的松树下公然地穿起裙子。

“你不觉得该去看看飞机吗？”尤瑞黛问。

“是的，是该去看看。”

第三章

跟着发生的是一件悲剧，却也是情势所迫，避免不了的。一切只发生在几分钟之间。

保罗和尤瑞黛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小岛了。友好的午餐、中午的休息和内陆湖的游泳，全都是事先设计好的，以便让那儿的人有时间检查飞机，执行命令。但保罗却是可以不必死的。

尤瑞黛跟着保罗来到飞机停留的岸边。当他们接近飞机时，听到一阵乱砍、乱劈的声音。有一会儿，他们惊骇地躲在灌木丛后望着。毫无疑问的，那些岛民正想把飞机弄坏，一面为了好玩而拆零件，一面破坏其他的部分。亮亮的银色机身在炙热的沙地上闪闪发光。他们已破坏了多少？保罗奋不顾身地想去抢救。

“你在这儿等着。”

保罗冲出丛林，疯狂地向他们大叫，要他们住手。他开了一枪，一个人立刻倒下。另外两个人避开乱枪的扫射，躲到另一边去了。

“回来！保罗，别这样！”

尤瑞黛在后面追他。她只看到另一边有好多条腿缠在一起扭打着。又是一声枪响，一个人应声而倒在沙地上。第三个人奔向靠近的一边，大声狂喊。突然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由机座跳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把斧头，猛扑到另一端。霎时，一只赤脚和保罗的靴子缠在一起，打得天昏地暗。接着是一阵沉默，保罗疲软的身体跌落在另一具伏下的身体旁边。尤瑞黛想跑到保罗身旁，但双膝发软。她绊倒在沙地上，脸孔朝下。她挣扎着想站起来，但一只手肘的力量无法把她撑起来。她看见一只古铜色的赤脚恶意地踢起一阵沙土，盖在保罗身上。沙地热得炙人，好在她的头部是在阴影里。最先倒下去的那个人已坐起来了。

尤瑞黛动也不动地躺着，对所发生的事无动于衷。一股汽油味儿渗进海上的空气里，她的头脑十分清楚。当她向上一望，她看见汽油正从机翼处流下来，在沙地上汇成一股小河。从远处传来许多男人、女人的嘈杂声，一大堆清清楚楚但却不了解的字句，愈来愈近。保罗的尸体躺在沙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血从他的太阳穴涌出，在沙地上聚成一摊血泊，与逐渐流向他的汽油混在一起，染湿了他的裤子，然后是他的夹克。保罗死了，僵硬一如海边的石块。

群众被枪声吸引过来，围拢在一起。尤瑞黛茫然地坐起来，她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从水中走来，他是到水中冲洗他斧头上的血迹的。居民正帮忙将受伤的人扶起来，并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尤瑞黛抬头望着身边一对对充满同情与愤怒的眼睛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满头白发的瘦长老妇人走上前来，帮助尤瑞黛站起来。

“不要怕。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”她就是艾玛·艾玛。“你是美国人，是吧？我也是。”

“他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真遗憾会发生这件事，他不该射杀了我们的一个人。”

“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没有恶意呀！”

“唉，你不了解，我们不愿任何人离开这儿，我以后会解释给你听的。”

在艾玛·艾玛的小屋中，尤瑞黛昏眩地躺着，无法思想，看来她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。就她所知，这个小岛离南太平洋不定期货轮的航线至少也有一千海里。世界粮食健康部简直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失踪，并派人寻找他们。圣菲利浦只是个临时的前哨站，只有保罗和她据守着。世界粮食健康部可能连他们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曾沿着安地斯山西麓寻找古印加文化的遗迹。他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在安地斯山迷失了，而放弃寻找他们。因为他们一直飞来飞去在收集资料，每四个月才缴一次报告。至于村民，他们虽然常见到这两个疯狂的观光客在镇上走动，但对他们也没有特殊兴趣。警察局长对自己钓鱼船的兴趣，更胜过观光客呢。不，他不会带来任何信心。也许守了好几个礼拜他们才会突然想起这两个游客没回来，房租也没付。这些疯狂的美国观光客能干出什么好事？也许等分局的报告慢慢拟好送到瓦帕瑞梭的时候，一个月又过去了。然后瓦帕瑞梭分局可能又要求更详细的资料……几个月以后，当世界粮食健康部听说他们的野外工作者失

踪的时候，会觉得时间太迟而干脆放弃了。她在岛上被寻获的机会还不到百分之一呢！

她想起第二天的葬礼。她实在不习惯岛民的服装和习俗，整个事情的经过简直像一个梦境。别人告诉她，保罗的遗体将与被他杀死的人一块儿火葬，她强迫她自己起床去参加那个葬礼。

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全村的人倾巢而出，从小巷和山顶零落的房子中，奔向广场不远的橄榄林中聚拢。妇女们着白色衣服，头上蒙着面纱；男人则穿着长袍，其他有些人则穿着敞开前胸的衬衫，每个人都穿凉鞋。其中还有些土著，肢体晒得黑黑的，几近全裸，全身的肌肤像骏马一样，发出健康的金属般的光泽。其中有几个显然是被派来抬担架中的尸体的。

穿白袍的人开始聚拢，排成一长排。妇女们双手放在胸前，头垂得低低的。笛声飘过幽谷，断断续续地奏着试探性的练习曲，陶制的笛子也杂乱地吹出几个尖锐的音符，尤瑞黛木然地跟着他们走。阳光由叶缝中筛下来，使万物都掩映在一池绿光里。亚里士多提玛，头戴高高的青冠，穿着豪华的法衣和凉鞋，在人群中缓缓移动，低声回答旁人的问话。一队横笛与吉他的管弦乐队突然冒出来，站在这个高大的希腊祭师后面，高声谈笑。在担架的前方，站着约有二十个跳舞的女孩，穿着白色镶蓝边的舞衣，黑黑的头发披下来拂动着，不像其他的女人把头发梳成高髻，盘在脑后。其中许多人转过头来盯着尤瑞黛，似乎对她的异国服装——罩衫和贴身的长裤很好奇。她也好奇地打量她们。“这个美国佬。”她们这样叫她，是个“旧世界”里的人物，她们只在传闻里听说过，或在故事书里看过，却突然像流星一样掉在她们眼前。不过，这些女孩子的风采也足以媲美雅典娜，她们显然接受过美的训练。很文明吧？确实如此，只是方式很奇特、很优

雅。她并不常看到年轻人的面孔散发着友善、愉快和开朗的气质。也许真正有教养的人，看来就应该是那副样子吧！

当亚里士多提玛领着这一大排男女开始移动，两个男孩手拿铃铛跟在后面，这一大堆杂乱的印象更加强烈了。他们走了有一百码，穿过一条两旁种有高大瘦长棕榈的宽阔小径，继续向乡间走去。乡间有许多斜坡和突出的礁石，缓缓由山区斜向海边。横笛与吉他开始演奏，舞蹈者也开始唱着哀怨的曲子，起伏而反复不停的韵律，听来哀怨但非常悦耳，令人陶醉，具有催眠性、忧郁，且绵无止境，简直像来自阴间的音乐。

他们来到一山丘，火葬堆已准备好了，担架上的尸体被放在上面，男男女女在三十尺外排成一个圆圈。木柴点燃了，当木柴被烧得噼啪作响，一股蓝色的烟柱自柴堆升向蔚蓝的天空时，少女开始节奏慢但极富韵律的舞蹈，象征肉体与灵魂的合一，以及生命的疯狂与渴望，最后由一主角将面纱抛入火中，象征灵魂的告别。

尤瑞黛简直入迷了，当火焰跃起吞噬了保罗的担架时，她曾把脸蒙起来。然后她的注意力又猛然被现场景象所吸引，几乎忘了身在何处。哪儿来的这种音乐和舞蹈？这些人又是谁？

尤瑞黛在恍惚惊吓中，力持镇定。一位高大、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走上前来，宣读祭文，在场的人都跟着念。他的声音从胡须中清晰而稳定地传出来。仪式完毕，男男女女都各自回去。尤瑞黛还留在那儿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呆望着几个人把火弄灭，把灰烬清理好。一缕缕青烟升入天空，小岛就伸展在蓝空下，岸边是一圈白沙，外面就是碧绿的海水。远处礁湖的那一端，她望了一眼飞机的残骸，仍在阳光中闪闪发亮。

死亡并不丑陋。她望着最后一缕青烟消逝在岛上清爽的空气中，心里这么想。这就是再见了，保罗，再见。而她还活在这世界上。

她昏了过去，劳思吩咐随行的人把她抬到艾玛·艾玛的小屋。

第四章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艾玛·艾玛问道。她那深邃的眸子，尖挺的鼻子——据说代表率直的思想——宽阔而富感性的嘴唇，说明了她有高度智慧和高尚的头脑，以及正常的情绪，聪明的女人总要坚持她们有女性的正常情绪。尤瑞黛可以看出这位老年妇人——谁都看得出来，她七八十岁了，但健康——这个女人很为她担心。尤瑞黛看出艾玛·艾玛偷偷看了她几眼，不过她掩饰得很好。

“我觉得好些了，谢谢。”

“你病得很厉害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确信你一两天内就能起床了。”

“你真是天使。”她大大地睁开她的眼睛，看看这女人的肩膀上是否会立刻长出翅膀来。然后又说：“为什么利斯帕思医生没来？”

“噢，他中午以前会来，我相信。”加上去的“我相信”正表示她不确定，“也许他要去看别的病人，伯爵夫人最近身体不大舒服，你们飞机被发现的时候，她病发了一次。”

“伯爵夫人？”